

天鹅

主编:文天心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rbte@163.com



请关注龙江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

非虚构
龙江故事

落雨依然

□张子焕

“独坐窗前听风雨，雨打芭蕉声声泣”。哈尔滨下雨了，一串串雨珠从天而降，或奔放、或深沉、或羞涩，一时间烟波浩渺，美不胜收。每每此刻，我便站在新家的客厅中，透过宽大明亮的落地窗，尽情看飞雨飘飘洒洒，凝神听小雨淅淅沥沥。

每次或听或看窗外落雨，我都会感慨良多，有昨天的苦涩，今天的甜美，明天的憧憬，大有与日俱增、欲罢不能之感。看着看着，泪水便不知不觉地流下来。这泪水是甜的，她洗刷掉了几十年的清苦留给我们的印记。

三十年前，我家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里，各方面条件与市区内差距较大。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院墙外面的小路比院内高，院内比室内高，从院外到院内，从院内到室内均需要向下走多个台阶。小孩上房只要两手勾住房檐，轻轻一纵就能蹿上房顶，两腿一蜷就能在上面盘腿打坐。由于年久失修漏点很多，下雨时，雨水顺着房顶的缝隙滴滴答答落进室内。

每到雨季，就是考验大家性格和耐力的时候。为防止雨水倒灌，全家人拿着大盆、小盆、水桶甚至马勺，分成院内、室内两个梯队往外掏水，浑身上下被雨水浇个透。如果遇到急雨或暴雨则彻底惨了，每个人没有半点喘息之机。一次爸爸及哥哥们均外出，只剩下我和妈妈。半夜时分大雨倾盆而下，院内顷刻间变成“汪洋大海”，从房屋墙壁各个角落汹涌而入，我们两个人根本无法抵抗。结果只能看着家里的诸多物品都漂浮在水面上，好多家用电器短路报废，把妈妈心疼得哭了好几天。

房顶也一并施威，滴滴答答漏个不停，我们只能将可以存放水的器具，像摆阵似的，或“一字长蛇”或“七星北斗”散开，但往往还是顾此失彼，四面楚歌。我们常常戏称：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雨，屋里还下雨。

一次雨过天晴，棚顶还在不停地滴水，我们一家人只好到外面等待。路过的朋友见此情形问：“你们好几口子人齐刷刷地站在这儿干嘛呢？”我年幼的儿子抢着回答：“避雨呀。”一席话逗得人家直不起腰，眼泪都笑出来了。

雨来了，四周的道路也变得泥泞不堪，进进出出两只鞋子以及裤腿都是泥巴。如果倒退几十年，所有都是如此，也无可厚非。但如今，大多数人行走在平整的步道板上，鞋子干干净净，只有我们棚户区的居民，两脚脏兮兮的，总感觉低人一等。

雨呀雨，你每来一次，我们全家便被折磨一次。每下一天，我家部分人便感冒几天，忙着喝姜糖水，忙着吃感冒药。雨呀雨，我们城里不缺你，求求你到农村去下吧，一望无际的田野需要你啊。在那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时时对着上天祈祷，可老天根本不给我面子，该下还是下个不停。

几十年来我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看到下雨或听到雨声，立马肌肉绷紧，双臂微抖，随时做好向外扬手的准备。甚至时钟的滴答声，都会让我陷入焦虑中，考虑是不是在地上摆放几只水盆，以防止棚顶漏下的雨水四处蔓延，浸湿了鞋子。

十年前，城建部门对我家所住的区域进行了开发立项。该项目对原有的棚户区实施了整体拆迁建设，巨资打造了首个生态城，为百姓提供了极其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

从此我得以迁进了100多平方米的新居。小区内有人工湖，有休闲会馆，充分体现了人文生活——绿色、自然、生态、健康的理念。小区周边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医院、超市、大型购物中心也将投入使用，尽享城市繁华。

自从喜迁新居后，我的心态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楼外大雨如注，楼内浪漫温馨，再也不会出现下雨后遗症。从此我由讨厌雨到开始喜欢雨，盼望雨，因为雨中的风景美丽，雨后的空气清新。

我时而闭上双眼听雨儿滴滴答答，尽情地享受这悦耳动听的音乐。我边听边想：这音乐到底像什么？似琵琶，如电琴，仿古筝，或者是上述乐器的协奏曲，应该只有仙居隐士才能听到的音乐吧……

雨一直下，雨珠落在玻璃窗上，化为一层水雾，窗外的风景变得迷离朦胧，如梦如幻。孩子们在雨中嬉戏，清脆的笑声久久回荡。雨水在不远处的排水沟里，汇集形成了一条欢快的小河结伴向前奔流。

伊春行记

□杨藻

从2007年至今，我前前后后去过伊春六次。见过了林都的清凉之夏，也目睹了红松故乡的冬之壮美，更感叹于恐龙之乡悠久的历史，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的负氧离子。据统计，伊春森林覆盖率高达80%之多，空气质量位列黑龙江省第一名，因此，又被称为远离海洋的“海”。伊春有句城市宣传金句：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和认可。

回想我第一次去伊春，是16年前与大学同学相约到汤旺河漂流。那时我们才三十出头，正值盛夏，冰城也酷热难耐，一脚踏进伊春，满眼的绿色扑面而来，顿觉神清气爽，完全没有了热的感觉。随便呼吸上几口，不吃饭都是令人愉悦的满足。更何况我们还品味了诸多的山珍野味，还有大学毕业十多年久别重逢的喜悦加持！在欢聚、欢聊与让人彻底释放的漂流中，我们好像找回了青春的影子。初见伊春，一见钟情！

2014年，我去了两次伊春。3月，我和高中同学抓住冬天的尾巴，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日月峡滑雪。冬日里，伊春广袤的森林银装素裹，厚实的白雪发光，穿上色彩艳丽的滑雪服在雪道上呼啸而下，任凭风声从耳畔擦过，青春的激情一下被点燃。有词为证：

《剪梅·伊春日月峡滑雪》
一片春色已嫣然。
风起无端，雪落无端。
银花飞絮隔窗看。
春意阑珊，情意阑珊。
林都雪谷味百般。
日无谁见？月有谁观？
迅驰兼叙旧日欢。
不惑欣然，何谈枉然！

那时，我们忙工作，忙孩子，忙家

庭。忙碌中的放松是极度舒适的，却偏出了小插曲：一位男同学在中级赛道上摔倒导致骨折。这样的结果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从那时起，再没有同学组织去滑雪了。也许，我们在匆忙的工作中忘记了自己已过不惑之年，需要慢下来了。

那一年的6月，机缘巧合，我又陪友人去伊春出差。朋友是做木制别墅设计建造的，看到工人在绿林中的工地上施工，看着一根根散发着松香味的梁木被搭建起来，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贸然闯进童话城堡的外星人，遂对伊春生出一种情结：童话的情结。为此，我忙里偷闲跑去看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那诸多栩栩如生的恐龙塑像大大小小遍布在绿野中，还有形形色色的恐龙化石，让我瞬间穿越回中生代。再见伊春，回望童年！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我跟伊春就因儿童文学而结缘了。2017年冬天，中国儿童文学第五代学者论坛在伊春召开。伊春市政府依托自然优势，着力打造童话小镇。我和一群儿童文学同仁，准确说是一群“大儿童”“老儿童”入住越橘庄园酒堡。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条大街的名字：青山西大街；记得那些参会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的名字：吴其南、朱自强、梅子涵、曹文轩、汤素兰、王一梅、黑鹤、薛涛、殷健灵、常立、崔昕平、李红叶、涂明求……我们在那里为儿童文学鼓与呼，为童话小镇的建设建言献策。会议开得很成功，梅子涵老师结束最后的发言时播放了一首侃侃的《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那一刻，每一位参会者的眼睛都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十年后再见伊春，我心依旧！

两年前的初夏，由黑龙江省文联、黑龙江省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我们学校共同举办了新时代龙江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我们有机会再赴伊春考察采风。也许是承办完一场大型会议后的松弛，也许是与这些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出版人都已是老朋友了，这一次的伊春之行格外精彩！虽然行程紧张，但日程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们先住了大界江——黑龙江边干净温馨的小旅馆，品尝了百鱼宴，坐游船饱览了界江两岸的迷人风光，在月下尽赏嘉荫夜景，还与当地人一起在广场上翩然起舞！这里比哈尔滨更早迎接太阳，凌晨三点钟天就亮了。我虽做

不到闻鸡起舞，却在一夜酣睡后早早起来，骑着共享单车，沿着界江边一路驰过。清晨的嘉荫碧空如洗，勤劳的人们已在撒网捕鱼，散在草坡上的牛儿甩着尾巴悠闲地吃草，江水静静流淌，微风伴着细雨，让我倍觉生命的美好！随手拍就是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画。我还特意去逛了早市。一个城市的烟火气在这里升腾。那一盒盒的蓝莓（都柿）令人垂涎；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江鱼新鲜地闪着银光……早饭后，我们去了风光宜人的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一路绿水青山，一路欢歌笑语。一幅幅不需过滤的美照在此诞生。最美妙的就是最自然的，最自然的也是最珍贵的。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五营汽车营地。营地四面见山，云雾缭绕。置身其中，如入仙境。我们的室外下午茶在一轮智力接龙游戏中展开，一个个奇思妙想，一个个猝不及防，让大伙忍俊不禁，捧腹大笑。我们的烤全羊宴在天幕帐篷中进行。一群因儿童而走到一起的大儿童聚桌欢饮，畅聊，最后还玩起了童年的游戏——丢手绢，跳起了流行的兔子舞，打起了飞上天的秋千……就要离开了，我依然早早起来去营地里散步。林区文化展里有很多留下岁月痕迹的架杆机、锯架子、运材车、四轮子、拖拉机、推土机、蒸汽小火车牵引机车，还有修建的林区人家的土坯房，这些老设备、老屋子无声地讲述着那个热火朝天、激情燃烧的岁月。继续游览帐篷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房车停靠休闲区，路边野花摇曳生姿，布谷鸟的叫声此起彼伏，那些漂亮的小屋都在绿林中若隐若现。行至最高处，眼前豁然开朗，一片静湖似一面明镜，把远山、白云、绿水和独特的欧式建筑倒映其中，美到天际……这一趟伊春之行是养心之旅！更是让外地朋友爱上黑龙江之旅！

此前，我还在2018年冬天带老妈随一群真正的“老儿童”去伊春岩峰山寨参加了那里的第八届冰雪节。回想起来，那是一群多么有活力的老人呀。他们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大口吃着喷香的黑猪肉，品着绿色的山野菜，啜饮着醇厚浓郁的粮食酒，就醉在了歌里，舞里，还有那灿烂的烟花里。也曾赋诗一首：林都烟雨不夜天，霞映峰峦绽笑颜。赤橙黄绿青蓝紫，冬游山寨必峰岩。那一刻，我仿佛望见了自己的老年……



《初秋》 水彩画 13×38cm 墨建杰

母亲的羊油饼

□朱智启

周末下班，我在超市买了二斤羊油回来。妻子问，有羊肉不买，买羊油干嘛？我很神秘地说，一会儿做好了你就知道了。妻子当然不知道我要烙羊油饼，我已经几十年没吃过这口了。

我出生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祖籍却是山东人。父亲闯关东来到东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老家金乡娶了我母亲做妻子。母亲是正宗的山东女人，贤惠善良，知书达理，最主要的是把家乡的风俗习惯也带到了东北。尤其母亲做的羊油饼至今难忘。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养了一只山羊，为的是解决刚出生的妹妹奶水问题。后来我家的山羊每年都产羔，由最初的几只发展到一群。那时东北农村一到过年时兴杀年猪，我家却每年都杀羊。春节夜夜的餐桌上都是母亲做的羊肉菜肴，除了葱爆羊肉、拌羊肚等父亲爱吃的下酒菜，还有羊肉水饺、羊肉丸子、羊肉汤，更少不了羊油饼，那也是我的最爱。

母亲告诉我，她出生的那个地方是山东鲁西南深处的一个叫“贾早行”的村庄。山东人喜欢吃羊肉，小时候老家过年，家里大人都是到集上买点羊肉和羊油回来。家里要是能杀一只羊的，那都是大户人家了。她们那个地方养的羊都是青山羊，夏天吃青草，冬天吃干草或树叶，不喂饲料，羊身上生长的羊油也很少，在生活不富裕的年代，羊油也显得非常珍贵。所以，穷苦人家平常能吃上一顿羊油饼就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了。如果再配上老家流行的用辣椒拌羊油做成的“假羊肉汤”，绝对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美味，也是母亲小时候最奢望的美食。

东北的冬天的气候滴水成冰，是天然的大冰箱。杀完一只羊尽管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但总有吃完的时候。母亲为

了让我享受羊油饼的美味，每次杀完羊都是把生羊油放进锅里炼制。先是准备一个大碗，将棉绳的一头系在筷子上，另一头再系上个小竹棒，将筷子横在碗上，棉绳落在正中间，然后把炼好的羊油倒进碗里，等凝固后，将羊油从碗里面扣下来，洁白如玉。将带着羊油的棉绳挂在灶房里，可以保存到夏天也不坏。

每当家里来了山东老乡，母亲就开始烙羊油饼。这也是在当年那个青黄不接的季节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最高礼仪。母亲先是和面擀成一张张很薄的单饼，从灶房的墙上取下羊油，切上一块，剁碎，再拌进去葱、姜、花椒面和盐与切碎的小葱做成饼馅，均匀地铺在单饼上，然后上面再盖上一层饼，用擀面杖将整张饼压实，然后就可以上平底锅烙制了。那时我家没有平底锅，母亲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厚厚的圆铁板作为烙饼的锅具，母亲称它“鏊子”。据说，这也是早年山东比较流行的一种炊具（类似当今的饼铛），母亲也用它摊煎饼。“鏊子”在门口的土灶上预热后再把饼放上去，来回翻几遍，直到表面焦黄、饼皮起泡、香气四溢的程度就算烙好了。到这里将烙好的羊油饼放到案板上，用刀十字形切成四块，才能端上桌。

趁父亲在里屋与老乡喝酒，母亲把剩下的一张或半张羊油饼塞进我手里，我趁热咬上一口，真是满嘴流油，浓香四溢，大大刺激着味蕾，那种大快朵颐的过程感觉绝对是一种美美的享受和期望的幸福。

现在，母亲早已离世了。但每当想起小时候母亲烙的香喷喷的羊油饼，嘴里依然会直流口水，那种犹如饕餮大餐的记忆总是让我难以忘怀，勾起无限的怀念与乡愁。

啊！羊油饼，妈妈的味道！



《林都秋色》 水彩画 谷洋

同江笔记

□口语

离开同江的这个清晨，我起得很早，从宾馆的后门出来，沿着江边的甬路走到了不远处的三江口广场。太阳刚刚出来，广场上就已经聚集了很多游客，他们带着自己的乡音来到这里，与寓意着团结和交通发展的标志塔互问早安，他们在“同三公路”起点的石碑旁留下自己的影像后，又若有所思地伫立在江边，看着墨绿色的黑龙江和黄色的松花江，在这里汇合，以“混同江”的名字，继续水色分明地向东流淌。

晨光中，一艘白色的游船从远处缓缓驶来，近乎平静的江水也随之浩荡起来。几只轻盈的鸥鸟飞过宽阔的江面后，又迅速地向远处飞去。天空很蓝，江风和煦，晨光温柔。我找了处江边的石阶坐下，心无杂念地望着横亘在我面前的浩大江水，阳光照耀下的江面闪着粼粼的波光。

这时候，如果从同江一词退回到赫哲语里的拉哈苏苏，退回到那一间间遥远而陌生的老屋，透过挂在门前树上的一张张渔网，我们看到的会是另一番景象：清晨，渔民们驾驶着渔船，迎着点点霞光奔向广阔的天地。傍晚，在夕阳染红的江面上，那由远及近的点点船影，在一声声唱晚的渔歌中，满载着一天的劳累和喜悦，停泊在古老而宁静的岸边。

接着，我的耳畔隐约响起了赫哲族的说唱艺术伊玛堪。这次同江之行，我有幸看到了几位老艺术家现场演绎的伊玛堪，我喜欢那个背着一条大鱼的老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有时觉得她就像一个从时间深处走来的智者，既迷人又沧桑。虽然我听不懂赫哲族的语言，但是却可以感受到其中恒久的勇敢和浪漫，像酒在身体里一次次喃喃低语。我这样揣测地聆听着，听时间在江水里流淌，听古老的诗意图在夜晚的顺序中蔓延，听它们彼此陪伴，也彼此安慰。多么迷人的呢喃，多么深邃的低语。我知道，时间是一个开关，即使关掉了那段历史，也无法让现实的耳朵聋掉。而伊玛堪不仅仅是用来听的，它更像是一场仪式，为过去，也为将来。

一个拿着全套钓鱼装备的男人闯入了我的视线，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非常熟练地安置好他的钓鱼台，然后坐下来，安静地看着江面，等待鱼儿们到来。

我坐在江边的石阶上，看着垂钓者的背影。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他的名字，甚至连他的样子也没有看清楚。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仿佛从他的背影中可以看到赫哲族久远的历史，和历史中那些鲜活的片段。它们在我的脑海中无节奏地弥漫，在珍贵的照片影像中淋漓尽致地穿行，也在江水的一波三折中困惑着、憧憬着。它们接连出现，又陆续消隐。历史中的命运之轻，与个人生活的命运之重，构成了岁月的碑铭。

这时候，垂钓的男人熟练地把刚刚钓到的一条不大不小的鱼儿放进身旁的水桶里。转身的瞬间，我看到了他脸上的笑容，是一种清净的喜悦。

我相信，接下来会有许多条鱼被垂钓者陆陆续续放进他的水桶里。这样的愿望无疑是有趣的，但却并非出自我的想象，就如同赫哲族的传统手工艺鱼皮衣一样。当我在赫哲族博物馆里看到悬挂展柜里的鱼皮衣时，那别致精巧的技艺和古朴典雅的风格，顷刻间就把我带入了那个遥远的时空：渔民们把捕捞到的大马哈鱼、鳇鱼、鲟鱼等的鱼皮完好地剥下来，放在木板上撑开、阴干，然后将阴干的鱼皮抚平，去掉鱼皮上的鱼肉和油脂，再把鱼皮鞣制柔软泛白的鱼皮布，最后缝制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鱼皮衣。

如今，赫哲族的鱼皮衣只能在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中可以看到了，相比之下，鱼皮画在生活中更为常见些。一块块鱼皮，经过艺术家们的粘贴和镂空，以独特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赫哲人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意识。在同江，我被传说中的鱼皮画惊艳到了，从传统节日的宏大场面，到服饰上的云纹和花草，就连动物的胡须都是那么惟妙惟肖。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询问讲解员，是不是需要很多条鱼才可以完成一幅鱼皮画？她笑着说，有的鱼皮画是由一条鱼的不同部位拼接而成的，有的则是需要很多条鱼才可以完成。

几声汽笛，把我从思绪里拉了回来。循声望去，我看到码头的游船上，已经坐满了人，他们从天南地北来到同江，来到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来到神奇的赫哲族故乡。在这里，江水的记忆就是城市的呼吸。一段鲜活的历史，无论是用耳朵听、眼睛看，还是用心灵去感受，打开的都是那些隐形的场景和声音，而耳朵里的一颗心，是江水的骨骼，还是赫哲族的专属时间？那些被虚拟的实物唤起的神秘和光亮，仿佛底片上的人物突然走了出来，喝一口你刚刚沏好的茶，然后再转身离去。也许，他或她还会坐下来和你聊聊夏天的炎热、冬天的寒冷，以及在炎热与寒冷之间的茂盛与凋零。

在回宾馆的路上，我看到几个晨练的人，他们轻快的步伐，让这个早上的我，莫名其妙地充满了喜悦。当我停下脚步，再一次面对着倍感亲切的青山绿水，再一次以平和宁静的心情去打量同江，我的思绪禁不住纷飞起来。这样的感受，让同江多了一些意外的滋味，让松花江和黑龙江，也多了一些意外的生动。

爱默生说，我们相逢时，仿佛我们素昧平生；我们分别时，好像我们从未分别。就是这样的气象，就像我们的开始一样，我们就在这里和同江说再见吧。